



姜貽斌 著

群众出版社

1247.7
1426

姜貽斌 著

羊事告白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肇事者 / 姜贻斌著. —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8. 1
ISBN 978 - 7 - 5014 - 4076 - 4

I. 肇… II. 姜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4067 号

肇事者

姜贻斌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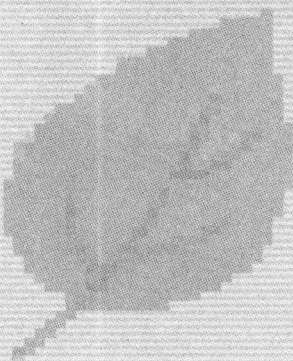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/李晓敏

封面设计/董 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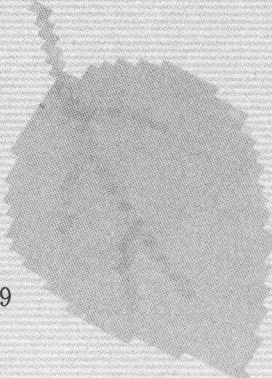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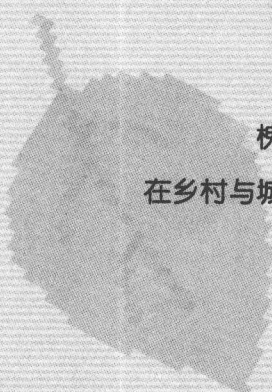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网 址/www.qzCBS.com
信 箱/qzs@qzCBS.com
经 销/新华书店
印 刷/北京国工印刷厂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 9.5 印张 233 千字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076 - 4/I · 1676 定价: 19.80 元



目 录

- 
- 
- 目击者遭遇 /1
- 朔风吹过的季节 /15
- 飞翔的姿势 /69
- 孤独的灯光 /125
- 暗 害 /168
- 刀子·起子·钳子 /209
- 绰号事件 /234
- 肇事者 /244
- 暗 恋 /261
- 瞌 睡 /271
- 槐树的秘密 /282
- 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徘徊(后记) /296

目 击 者 遭 遇

1

张玉石是一个做事很守时的人，这从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。他给女儿订了一份牛奶，一年多了，不管四季变化，他总是在上午十点钟去传达室拿回来，然后放在冰箱里。女儿早晨不喝牛奶，她喜欢夜晚九点半再喝。女儿读高三，学习很有压力，所以，每天夜晚九点半张玉石便将牛奶煮开，然后再端到女儿的桌子上。这已经成了他每天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内容。

张玉石一家就住在机关大院里，上下班很方便，他老婆上班很远，所以拿牛奶就成了他的专利。

那天晚上九点半，张玉石又像往常一样，打开冰箱准备煮牛奶，居然没有，便问女儿早晨拿了没有，女儿说，你难道不

知道我从来不拿的？张玉石说，哦，那一定是我忘记拿了。可是我为什么会忘记呢？他喃喃地自语，觉得这是一个罕见的重大的疏忽。

他老婆也说，是啊，你可是从来没有忘记的。

张玉石想起来了，说，哦，我今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去医院看病了，拿了点感冒药，就忘记拿牛奶了。说罢，便出了门。

张玉石走到传达室，看见桌子上果然还有一盒牛奶，便对守传达的李师傅说，你看我这记性，连牛奶也不记得拿了。李师傅正在加煤球，对他笑了笑。

他拿了牛奶，便走出传达室，准备朝家里走。这时，他无意地看了大门外的街道上一眼，车子不太多了，行人还有不少，灯光有点暗淡，他想这些人也是，在这冬夜里有什么好走的，不如待在家里。突然，他看见有两个人从马路的斜对面奔跑过来，前面的那个男人在叫喊，那是一种很尖锐也很痛苦的喊声，声音又很模糊。当时街上的人似乎都没有注意，只有张玉石注意到了。张玉石当时就感觉到这一定是在吵架。前面的那个男人跑着跑着便朝他这边跑来，刚刚跑到张玉石所在的机关大院的门口时，那个男人就仰面倒在地上了，后面追赶的那个男人急忙地跑开了。

张玉石不知他为什么要倒在地上，便站在离他有十米远的地方看着。他看清楚了倒地的那个男人戴着眼镜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穿着黑色西服，很像张玉石的一个熟人，他刚想开口问，只见那人很清醒地摸出手机来，急促地说，110吗？我被人杀伤了，在物质局大门口。

张玉石这才知道他被人杀伤了。但他当时真的没有看见凶手是拿着刀子的，也没有看见伤者流血，这或许是灯光太暗了的缘故。可以说他是这件凶杀案的第一个现场目击人，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发软，他此时心里有点复杂，不知道自己是过去还是离开。按张玉石以前的性格，他是会走过去的，帮助伤者

去医院。他曾经做过许多的好事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他这一下却如此的犹豫。

大街上渐渐地有人围了过来，谁也没有想立即为那个伤者做些什么，只是惊讶地议论着。张玉石没有听清他们说些什么。张玉石犹豫了一下，想走过去看一看，这时站在他身后的传达室的李师傅对他说，你不要过去，如今这好事做不得。

大门外走来一个人，张玉石看到这个人刚才是在围观的，这个秃顶的男人他不认识，可能是院子里谁家的亲戚。秃顶的男人边走边说，了不得，那人背后被砍了四五刀，流了许多血。李师傅又对张玉石说，你快回家。张玉石便回家了。

张玉石一回到家里，就惊恐万状地对老婆和女儿说了此事，心里还有许多的后怕，他是第一次亲眼目睹一桩凶杀案就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。他语无伦次地说着，又大声叹气，好可怕啊。又说，也太猖狂了，在大街上就杀人。他叮嘱老婆和女儿，你们以后在街上要注意啊。

2

报纸上第二天便报道了这件凶杀案，同事们都很惊讶地说，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的门口居然都不知道。张玉石如果憋住不说话，那也就没有什么麻烦了，问题是他忽然说，我都看见了，可以说我是第一现场目击人。

同事们的眼睛一齐望着他，说，真的吗？你当时在那里做什么？

张玉石便有点洋洋得意，于是就详细地说了事件的全过程，并老实地说，至于究竟为什么会杀人，那我就知道了，这报纸上不是也说正在调查之中嘛。

后来呢？同事们觉得他这样说了似乎还不过瘾。

我就回家了。张玉石老实地说。

老王说，你没有打110？

没有，张玉石说，我看到那个伤者已经打了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。

怎么没有必要呢？老王的眼睛鼓得很大，像是患了严重的甲亢，那个伤者不可能还有那么清醒嘛。

张玉石说，我听见他在打的，他很清醒。

老王似乎一时没有什么话要说了，眼睛又眯了起来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张玉石，又说，老张啊，依你以前的性格好像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就知道你经常做好事，人家还打电话来感谢哩，可是你这回……

办公室的人都继续把眼睛望着张玉石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解释。

我……张玉石欲言又止，他感到脸上突然很烫很烫，像是做错了事。

你想说什么？老王问。

张玉石吞吞吐吐地说，我本来还是想过去帮他一下，可是传达室的李师傅催我走开，他说如今最好不要去惹这些事。

老王冷笑一声，你老张也不是李师傅那个思想境界嘛，即使你没有打110，可是作为第一个目击人来说，也不至于袖手旁观呀。你至少也要赶紧叫的士，把他送到医院去，何况医院也不远。如果那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，放血放死了怎么办？难道说你的心里就不感到内疚吗？那是一条生命啊！难道说你不知道人命关天！

张玉石看见有几个人频频点头，同意老王的说法。只有小曹和小左两人没有点头，若无其事地看了他一眼。

老王大概看见多数人赞成他的说法，便更加来神了。他喝了一口茶，慷慨激昂地说，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世风日下，就是有些人连人类的一点点同情心或者说怜悯心也没有了。老王

好像感觉到这话有点过重，便又马上放轻口气解释，老张，我刚才也不是仅仅说的是你，但我是对事不对人。就说你老张吧，以前你是一个多么富有同情心的人哪，可是现在也变得冷漠起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张玉石被老王说得真是无地自容了，恨不得马上离开，可是那样做又太不合适。他低垂着头，一只手撑着脸，一声不吭地看着光泽的桌子，像《思想者》那幅画。他不敢抬头，他害怕看见那些严厉而质问的目光，他感觉得到那些目光正像针一样刺向自己。他万分后悔，如果自己不说此事，那就没有了这种难堪与尴尬。

这时，倒是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小曹帮着张玉石。小曹嘴巴上的胡子软软的，有点黄，话却很有针对性，他对老王说，我们也不必责怪老张，他昨晚的确是没去帮别人一把，跟他以前的作为截然不同，但我们怎么不想想，老张为什么不敢去做了呢？难道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情还少了吗？多少好心人为了帮助别人，反而被人黏住不放，认定他就是肇事者，逼着人家赔偿，甚至还把人家推上法庭。说实话，我是理解老张的。

老王显然很恼火小曹说的这番话，他也许是仗着小曹在看待这件事上是属于孤家寡人，便来了脾气，声音高了很多。他笃笃笃地敲着桌子，说，小曹啊，我没有想到你一个年轻人居然这么世故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也不去帮助人，他也不去帮助人，那我们还为之是人吗？我们就是要在这种世风日下的环境里一点一点地做起，这个世界才有希望。

小曹却冷冷地哼了一声。老王又鼓大了眼睛，说，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？

小曹叼着一根烟，吐了一个漂亮的烟圈，烟圈斜斜地朝空中飘然而去。他懒洋洋地说，都对都对，不过，“4·8”抢劫银行的那天，我正从那里路过，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正巧站在被打伤的保安身边，那个保安身上的血哗哗地流着，而歹徒早已逃

跑了，可是我那个熟人的脸上吓得苍白，赶紧溜走了，也没有见他去帮一把。

老王的脸色骤然变了，恼羞成怒地说，小曹，你这是说谁？你不是说我吧？如果是说我，我要告你诬陷罪！

我说了是你吗？大家可以做证。小曹懒洋洋地说，像是打不起精神似的。可是大家的眼睛却狐疑地看着老王。

老王突然将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顿：他妈的，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像话了！那些眼睛们也随着跳了跳。

3

整个办公室的人，直到现在为止，惟有小左还没有说话，她看样子是个爱安静的妹子，她坐着一边看着一本画报，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说话。她的脸很光洁。可是当办公室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时，她似乎有些受不了，便说，哎哎，不用争吵了，我来说两句，我倒是为老张感到有点遗憾，到了口袋里的钱也不要了。

那几个一直站在老王一边的人就问，此话怎讲？一说起钱来，大家的兴趣显然高涨了起来。

当然是有道理的呀。小左干脆放下了画报，说，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现在的电视台、报社、杂志、电台每天不是在说，如果谁有了新闻线索，请赶快拨打他们的电话，重奖 300 块，少则也有 100 块。

是呀，那老张你当时为什么不打电话？那几个人显然忘记了刚才还赞同老王的意见，脸上还隐隐地流露出某种遗憾，这事若是落在他们身上，处理的手段就肯定不一样了。

张玉石还是低着头，他默默地摇了摇头，然后小声地说，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这事。

小左来了情绪，说，你们可以帮老张算一算，看他的损失有多大，我们这个城市有省市电视台共八个，省市电台六个，报纸杂志就更多了，起码有 30 家，这样加起来，一共是 44 家，平均奖励就算是 200 块吧，就有 8800 块呀！

哇——，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惊呼，就连老王也被这个数字惊呆了，说，真没有想到呀，有这么多呀，真是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。

小左说，我就替老张保守一点算吧，即使只有一半，也有 4400 块对吧？我再替他保守一点的算，再砍去一半，还有 2200 块，你们说，这钱到哪里去搞？几乎是两个多月的工资了，不就是几个电话嘛？

是呀是呀，除了老王之外，那些人都流露出一副替张玉石惋惜之色。老王虽然没有附和，手里却拿着一只小计算机，在不断地撤来撤去的，大概也是在给张玉石算数。算着算着，老王砰地一下站起来，激动地说，我不是说你老张，你怎么连这个算盘也不晓得打呢？你是一个聪明人嘛，这笔钱不用偷不用抢，光明正大，你为什么不去做？这是属于合法收入，况且又不需要多大的成本，我刚才连电话费也给你算了，就按小左说的 44 家，也就是说 44 个电话，一个电话两角钱，一共才花 8 块 8，8 块 8 对 8800，或者说对 4400，好吧，即使是对 2200 吧，那也是少见的低成本高利润呀，可是你呢？一个电话也不晓得打！你呀你！老王的眼眶又鼓得大大的，满脸的痛苦，像是牙痛。

老王这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逗得大家禁不住嘻嘻哈哈地笑起来，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起来，一直不吱声的张玉石这时也忍不住笑了。

可是老王却不笑，他一直是痛苦不堪的神情，望着张玉石不断地摇晃着头，你呀你呀。突然对着张玉石大声地说，老张，亏你还笑得出来？这事要是放在我身上，我后悔也后悔不及嘞，我哭也哭不及嘞！

大家又是一阵大笑，小左的笑声格外好听，清脆，而且悦耳。

小曹却存心想跟老王过不去似的，他哎哎地叫大家安静下来，然后对老王说，我绝对不是对着你来的，这是首先要声明的，我是对事不对人，老王你没意见吧？

老王脸上难看了一下，他知道小曹又要说他刺耳的话了，想一想，又忽然做出非常大度的样子，手一扬，说吧说吧，现在又不是以前了，害怕人家给你扣个什么帽子，只要不是人身攻击，说吧小曹。

小曹感激地微笑说，我看老王有意思，一开始就大说特说老张没有半点怜悯之心，而且慷慨陈词，而且大骂世风日下，可是突然又为老张没有向电视台、报社什么的提供线索少拿了一笔报酬而惋惜不已而痛惜不已，这态度转变之快，简直让人不可理解。

这话又说得很重，大家不由地把眼睛都望着老王，看他怎么样回答。老王胖胖的脸色有点不自然，肌肉跳了一跳，然后就平静了，他嘿嘿嘿地笑起来，伸出一根指头点着小曹，我们小曹的脑子就是灵活啊，看看，他一下就把我抓住了不是？刚才这些话我都说了的，我并不否认，但是你们想过没有？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他的眼睛又鼓了起来，朝那些人一个个地看，试图得到答案，可是一个个都摇头，老王得意了，说，回答不出来吧？小曹你呢？哦，也说不出来的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。

老王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水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先说的那些没有错，后来说的也没有错，为什么呢？开始说的那些话，这是摆明的，每个公民都要这样做，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希望，这我就不多说了，但我为什么一下子又说了后来的那番话呢？这要感谢小左，是小左提醒了我，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老张的家庭我们都知道，经济上并不是很宽裕的，

虽然只一个小孩，但马上就要考大学了，考上了大学，四年的开支至少五万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老张和他老婆双方还有两个七八十岁的父母，听说身体都不是太好，吃药要不要花钱？还有，万一哪天一声喊走了呢？要不要花钱？老张，请原谅我这样说，本来说这话是不吉利的，但这也是自然规律，迟早都有那么一天的，我们唯物主义者并不回避这一点。同志们，你们想过没有？四个老人啊！四个！这是多么大的包袱！老王伸出四个大大的手指，可是，老张平时叫过苦没有？没有。让组织上补助过没有，也没有。问大家借过钱没有，也没有。老张而且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（他瞟了小曹和另外两个人一眼，因为他们都在炒股，其中有一人还在做生意），哦，我还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，他老婆早就下岗了，你们也不想想，他肩膀上的担子重啊！所以说，他老张如果打了电话，我是支持的，他没有打，我是为他感到惋惜的。你们说，难道我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吗？

大家纷纷地说，也有道理。

老王又把眼睛鼓大了，说，我刚才说的仅仅只是道理吗？不！是真理！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灵魂，这个活字有两重含义，一是充满着生命力，二是灵活运用。

惟有张玉石没有吭声，他只是觉得心里很是郁闷，像出气不赢似的，虽然他先笑了一下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有半点开心，他极其后悔不该说昨晚的事，他此时恨不得当着大家的面，狠狠地抽自己两个耳光。不，应该左边抽五十个，右边也抽五十个，把自己的蠢气抽出来。

那一天，张玉石所在的那个办公室，整整一天就是说的这件事，大家觉得津津有味，滔滔不绝，只有张玉石心里烦恼至

极，他很想离开那里，不愿意听他们说，可是你当主角的不在，人家会怎么说？那还不知会说多少难听的话呢。好不容易挨到了下班时间，他终于舒了一口气，好了，明天他们总不会再议论了吧？

可是，令张玉石没料到的是，他一回到家里，电话便响了起来，他拿起话筒一问，是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打来的，那个朋友首先问他是不是亲眼看见昨晚的凶杀案，他说是的，该朋友于是开始大骂他连这个难得机会都不晓得抓住，这可以进一笔钱啊，还说如今想赚一分钱是多么的艰难，可是这钱自己掉到你的口袋里了，你也不把它揪住，玉石啊，你好蠢啦！

张玉石不想再多说了，喃喃地说，我是好蠢。这个电话起码打了二十分钟，张玉石放下电话，心里想该朋友也是，既然钱难赚，也不晓得节省点开支，这电话费也不秀气嘛。

他刚想坐下来，电话铃声又大作。张玉石的老婆不耐烦地说，出什么鬼了？平时电话半个月都没有一个，今晚却像是凑热闹似的，肯定是你的。她对男人说。

张玉石拿起话筒一听，果然又是一个熟人，对方却是像老王一样，一上来就狠狠地指责张玉石，说老张啊，这事我也听说了，我真是为你感到一种耻辱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？你晓得不？这么多年来，你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美好的，没想到你现在居然变成这样一个人了！堕落啊堕落！对方像是喝醉了酒，张玉石似乎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气，你说你做错了没有？你说！

张玉石想了想，说，是我错了。

这个熟人还算不错，发了一顿牢骚就放下了电话。可是张玉石刚放下电话，电话又响了起来，这回是个生人，口气非常温和，他说，张先生你这样做十分可惜，是这样，你以后如果再碰到这类事件，请打电话给他，他马上付信息费 200 块，而

且是先交钱，决不失信。并把他的手机电话以及坐机号码一一告诉了张玉石，还说他姓于。

放下电话，张玉石愤愤地骂了一句他妈那个巴子，没想到这一门都有二道贩子！他不快地对老婆说，如果再来电话，请你去接吧。那口气有点哀求了。

老婆说，这些人大概都发疯了吧？
她不久也起身接了一个电话，这回不是他们的朋友或熟人了，是一个陌生女人，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他家电话号码的。

老婆问找谁？
这个女人的嗓子很大，说要找张玉石先生。

老婆机智地说，他不在家。
他不在家我也要，他以为这是可以回避的吗？他知不知道他这样的行为于一个公民来说，是不道德吗？你男人的心肠哪里这样硬？你难道没有一点察觉吗？

老婆被对方气得七窍来血，啪地放下电话，凶狠狠地对男人说，你看你，人家骂到我的头来了！老娘不接了！又说，你一定是在办公室多嘴多舌，不然人家是怎么知道的？

张玉石哑口无言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一脸苦笑。

老婆不接没关系，电话没多久又响了起来。张玉石接也不好，不接也不好，真是左右为难，可是那电话却是不屈不挠地响着。

这时女儿冲了出来，气愤地说，你们还要不要我读书了？如果不想叫我考大学，我就睡觉了！

张玉石一听，心里慌了，他急忙说，你学你的，电话我看扯掉线就是了。说罢，他真的把线扯掉了。

女儿又不答应了，说，那不行！

张玉石迷惑地说，你不是说太吵了么？

真是太吵了，女儿说，万一是同学打来的怎么办？

张玉石说，那也不接就是了。

女儿讥讽地说，你倒是说得很轻巧，我的同学有的很有门路，搞得到试卷，如果人家打电话来怎么办？

这个电话响了一阵，大约见无人接，便挂了。没有多久，电话又响了起来，张玉石没有接，但张玉石生怕耽误了女儿的学习，便说，你安心去学习，我来想办法。

想个什么办法呢？他自言自语，实际上也是有意说给老婆听的，暗示老婆也动动脑筋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想出一个权宜之计来。老婆板着脸，不看他，实际上也在暗暗地想方设法，因为她也怕耽误女儿的学习。

张玉石焦虑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突然，他双手舒展开来，在屋子中央一跳，像一只大鸟在空中飞翔，大叫，有了！

这把发胖的老婆吓了一大跳，浑身的肥肉直抖，骂他，你发疯了！

张玉石也没有理睬她，飞快地跑进卧室拿来了一件棉衣，而且情绪陡然好了起来，他和颜悦色地对老婆说，我们可以把电话包起来，这就解决了噪音，即使有点声音，也不大了。

他边说边把正在响着的电话紧紧地包了起来，果真那声音就小了下来，像是被人勒住了颈根似的，张玉石说，怎么样？我这个办法不错吧？

老婆说，那我们怎么晓得是女儿同学打来的呢？

我也有办法，但是这需要你出面了，张玉石说，为了识别到底是不是她同学的电话，所以每个电话还是要接的，但必须是你去接，而且必须要装出小孩子的声音，这样，如果是打电话来骚扰的，对方以为你一个小孩，也就没有什么说的，如果是女儿的同学，就会问女儿在家么？你说好不好？

老婆一听，说，好倒是好，不过我嗓子恐怕装不出小孩子的声音来。

张玉石生怕老婆不肯配合，便鼓舞她，你肯定行的，不信

你试试。

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，张玉石用眼神示意老婆去接。老婆便走过去，打开棉衣，按下免提，装出小孩子的声音，细声细气地问，谁呀？

张玉石一听，顿时肉麻起来，浑身打着鸡皮疙瘩，老婆的这种声音像是一把锈了的锯子，死命地在他的心脏上拉来拉去，他总觉得心脏病快发作了。但又只能强忍着，他不知对方是否跟他的感觉一样。

对方问，你爸爸在家吗？是个男人。看来没有听出老婆的声音。

不在。老婆说。

那你妈妈呢？

也不在。

对方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便放下了电话。

老婆得意地说，我装得像不像？

像极了像极了。张玉石强忍着这种令人肉麻的折磨，硬着心肠表扬老婆，其实一身的鸡皮疙瘩还没有消失。

老婆又连续接了五六个电话，每次都轻而易举地把人骗过去了。张玉石虽然时时让老婆的声音弄得肉麻，但还是非常高兴，说我的脑壳还聪明吧？他娘的略施小计，就把这些杂种给骗了。

老婆开始还为自己扮成小孩子的声音感到高兴，后来就不高兴了，她说难道老娘一晚上都要这样装小孩子说话？

张玉石说，不可能的嘛，只要女儿十一点钟上床睡觉，我们就把电话扯掉。

老婆还是不高兴，说，我想安安静静地看看电视剧都不行，这个电视剧好看哩。

张玉石非常严肃地说，我们做父母的是要为女儿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嘛，电视剧今天没有了明天还有，今年没有了明年还有，可是女儿高考就是决一死战，这分量谁轻谁重你难道不